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THE
TWELVE
末日之旅
系列

见证者

[美] 贾斯汀·柯罗宁 著
李静宜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末日之旅

系列

见证者

[美] 贾斯汀·柯罗宁 著

JIANZHENGZHE 李静宜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绿色印刷 保护环境 爱护健康

亲爱的读者朋友：

本书已入选“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出版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它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刷，在封底印有“绿色印刷产品”标志。

按照国家环境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本书选用环保型纸张、油墨、胶水等原辅材料，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

选择绿色印刷图书，畅享环保健康阅读！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桂图登字：20—2011—001

Original title : THE TWELVE

Copyright © 2012 by Justin Cron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证者 / (美) 贾斯汀·柯罗宁著；李静宜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2017.6

· (末日之旅系列)

书名原文：The Twelve

ISBN 978-7-5448-4662-2

I. ①见… II. ①贾…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9339 号

责任编辑：张慧芳 文字编辑：刘盛楠 美术编辑：严冬 装帧设计：严冬

责任校对：王静 责任监印：刘冬 版权联络：王燕超

社长：黄俭 总编辑：白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毫米×1260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90千字

版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2 000册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目 录

第一卷 义军.....001

夜，蜷卧在你优美膝上的夜，
被闪亮白昼抛散远处的一切。
你带回小绵羊，走散的山羊，
领着孩子回到母亲身边。

——萨福（约公元前 612 年—？）《断章》一二〇

第二卷 亡命之徒.....049

我们之于诸神，
恰如飞蝇之于顽童，
他们为取乐而残杀我们。

——莎士比亚《李尔王》

第三卷 偷天换日.....129

我是无名小卒！你是谁？
难道——你也是——无名小卒？
那我们就是——对了！
别告诉别人！
他们会张扬的，你知道。

——爱蜜莉·狄金逊

第四卷 抵达..... 171

我一看，看见一匹灰色的马，
那骑马的人名叫“死亡”，阴间紧跟着他。

——《圣经·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

第五卷 刺客..... 189

我去，这事就成了。钟声在召唤我。

——莎士比亚《麦克白》

第六卷 这年最黑的夜..... 219

我的性命在狮子之间，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矛，是箭，
他们的舌头是尖利快刀。

——《圣经》诗篇，第五十七章第四节

第七卷 吻..... 265

在旗开得胜的那一天，无人疲累。

——阿拉伯谚语

尾声 黄金时光..... 287

离开灵魂，犹如离开自我那般艰难。

因为我的灵魂，
躺卧在你的胸臆，
那里是爱的归宿。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〇九首

十二魔名单..... 299

致谢..... 301

第一卷 义军

夜，蜷卧在你优美膝上的夜，
被闪亮白昼抛散远处的一切。
你带回小绵羊，走散的山羊，
领着孩子回到母亲身边。

——萨福（约公元前 612 年—？）《断章》一二〇

注意

首长通告

所有民众注意！叛徒就在我们身边！

所谓“义军”的卑鄙手段愈加卑劣。我们有数十位同胞，包括无辜的妇女与儿童，都被这些懦弱的谋反者以无情冷血的手段谋杀。

**我们必须保卫自己！
和你们的首长统一阵线！
终结暴力！**

我们呼吁全体民众齐心协力，将这些卑鄙的叛徒绳之以法。我们的家园已岌岌可危。

每个人都要尽一己之力！

- 时刻保持警觉。此刻站在你身边的人，或许正在筹划夺取千百条人命的阴谋。
- 发现任何可疑的活动，立即向人力资源人员报告。
- 在寝室与工作场所遵守纪律。
- 随时做好准备。你随时有可能被征召参与防卫行动。
- 任何协助叛军行动或干扰家园当局职责运行的人都将被视为本国敌人。

**注意看！注意听！时时警觉！
齐心协力，保障我们共同家园的和平与安全！**

1

艾奥瓦，鲍威尔堡

人口：69,172

到处都有人窃窃私语——市场里又发生了一起爆炸。

十一月的清晨灰蒙蒙、冷冰冰的，带着冬天将临的味道。莎拉在号角声中醒来，紧接着听见一连串咳嗽和清嗓子的声音，以及骨头慢慢舒展的咔咔声，她的眼睛和嘴巴干得像纸一样。房间里混杂着没清洗的皮肤、口臭与去虱粉的味道，还有人体衰败所发出来的生理气味。虽然莎拉根本就没怎么注意，但她知道，有些味道是来自她自己。

又一个无情的黎明，她想，身为“家园”居民的又一个早晨。

莎拉知道自己不该赖在床上。晚一分钟去排队领配给，她就会落在队伍后面，可能一整天都没有东西可以果腹——一碗玉米糊怎么说都胜过短短几分钟半睡半醒的挣扎。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她，掀开身上那条破旧不堪的毯子，翻过身低下头，穿着运动鞋的脚踩在地板上。她向来都穿着运动鞋睡觉，和大家一样——只不过是一双从死去的室友那里接收来的破旧运动鞋——因为鞋子经常被偷。谁拿走了我的鞋？这样的声音会不时响起，然后丢鞋子的人会在寝室里到处跑、哀求、控诉，但最后只能坐在地上绝望地哭泣。没有鞋子，我会死掉！谁来救救我啊，拜托！这话一点都不假，没有鞋子真的会死掉。虽然莎拉在生质燃料厂工作，但她是护士的消息却还是传开了。她见过冻伤坏死的脚趾，上面长了蛆虫的疥癣；她曾把耳朵贴在塌陷的胸口，仔细听着罹患肺炎的肺脏被缓缓浸润的沙沙声；她曾把指尖贴在因为盲肠炎、恶性肿瘤或只是饥饿而胀得像鼓一样的肚皮上诊断病情；她

曾用手掌捂着高烧发热的额头，也曾为造成全身感染腐坏的伤口落泪。对每一个人，莎拉都说——虽然她在自己的唇齿间尝到谎言的滋味——你会好起来的，不要担心，再过几天你就会没事的，我保证。她给他们的不是医疗，而是一种祝福。你会死，而且会很痛，但是你能在这里结束生命——在自己的同胞身边，而且最后所感觉到的会是最温柔的抚触，因为那是我的抚触。

因为你不想让爪牙知道你病了，更不要说是红眼人了。虽然并没有人公开说什么，但是平地对那所医院其实并不抱幻想。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无所谓。穿过那几道门，就没有人会再见到你了。你会到饲养场去。

寝室大小各有不同，莎拉住的是最大的一间。床铺有四层，每排有二十张床，总共十排，所以在这个大小相当于畜栏的房间里，挤了八百个人。大家都起床了，正忙着给孩子戴上帽子，低声自言自语，像牲口那样沉重驯地移动身体，跌跌撞撞地冲向门口。莎拉迅速瞟了周围一眼，确定没有人在看她，才跪在床位旁边，一手抬起床垫，一手探进床垫底下。她把小心折好的那张纸从藏着的地方抽出来，偷偷收进长袍的口袋里，然后迅速站了起来。

“嘉姬！”她轻轻叫着，“起来。”

老妇人像个胎儿似的蜷起身体，毯子拉到了下巴上，一双湿黏的眼睛呆滞地瞪着透过寝室高窗射进来的那抹灰色光线。她听到老妇人咳了一整夜。

“那光，”嘉姬说，“看起来像是冬天。”

莎拉摸摸她的额头，不但没有发烧的迹象，反而有些冷冷的。很难判断嘉姬到底多少岁，她在平地出生，但是她爸妈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嘉姬不是爱谈自己身世的人，但是莎拉知道她的三个子女都死了，丈夫也因为协助被爪牙盯上的朋友而被判罪，送进了饲养场。

房间里一下子就空了。“嘉姬，拜托，”莎拉扶起她的肩膀，“我知道你很累，但是我们真的该走了。”

老妇人的目光聚焦到莎拉身上。她干咳一阵，浑身颤动。

“对不起，亲爱的，”她咳完之后说，“我并不是故意不合作的。”

“我只是不希望你错过早餐，你需要吃点东西。”

“你还是这样，老是照顾我。可以扶老太婆下床吗？”

莎拉扶着嘉姬的肩膀保持平衡，让她慢慢下床。她的身体轻若无物，只剩空架子和空气。她又一阵猛咳，发出鹅卵石在布袋里抖动的声音。莎拉慢慢扶着嘉姬站直身体。

“来吧，”嘉姬花了一点儿时间吞了下口水，她的脸涨得红红的，额头上冒出一颗颗汗珠，“好多了。”

莎拉从床铺上拉起毯子，披在老妇人肩上。“今天会很冷。待在我身边，好吗？”

嘉姬的嘴唇咧开来，露出了一个没有牙齿的微笑。“我还能去哪里，亲爱的？”

莎拉对自己被掳的经过只残留一些片断的影像，当时她以为自己死定了，一切都结束了，完了。但接着，一股庞大的猛烈无情的力量抓起了她的身体，她瞥见整个大地远离自己，因为病鬼把她抛到了空中——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接着又是猛力撞击，因为她再一次被接住了。第二个病鬼又把她抛向空中，然后是第三个病鬼，接连不断。就在这样的一抛一接间，她离营区的围墙与灯光越来越远，进入了淹没一切的黑暗里。她整个人从这只高举的手里传到那只高举的手里，宛如孩童游戏里的一个球。但紧接着，最后一撞，撞得她脑袋险些粉碎——她被丢进了卡车里。意识恢复的过程非常痛苦，仿佛从地狱爬上梯子后到达另一个地狱。好几天没水喝，也没东西吃。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永无止境，骨头撞得哐哐响，身边都是窃窃私语，和一个个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他们要去哪里？他们碰上什么事了？被掳的几乎都是女人，掺杂着几名士兵。受伤的人、害怕的人都哭了起来。周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抵达终点时，莎拉才完全清醒过来。仿佛在车门打开、照进令人目眩神迷的日光时，伴随这段旅程的时间才重新现形，让她看见……什么？车上货柜里装的人有一半已经死掉了——有几个是一开始就死了，灰黑的腐尸让货车里弥漫着一股恶臭；有几个是因为被掳时受伤

致死的；其余的则是饥渴交迫再加上痛苦绝望而死。无论死的活的，所有人都躺在车子的地板上。莎拉也躺着，四肢动弹不得，舌头肿大，背靠墙面，眼睛因为不适应光线而紧闭着。她的整个身体似乎颠倒过来，大部分的质量都聚积在头部，头重脚轻。这一辈子，她见过不少死人，但和死人躺在一起，却是头一遭。区分她和他们的似乎只是一层如轻纱般可穿透的薄膜。透过眼睛刺痛的细缝，她看见五六个面无表情，身穿破旧卡其裤和厚重长靴的男子，乒乒乓乓踏进货舱，动作粗鲁地搬走死者。她想，这些人已经习惯了瘫软尸体的重量，在他们看来，这些尸体只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肢体组合，对付他们，就像对付其他不得不搬运的物品一样，并不需要多做其他考虑。一具一具，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拖走。等他们来到自己身边时，莎拉举起一只手表示抗议。她或许应该说“拜托”“慢着”或“你们不能这么做”之类的话，但是一个热辣的巴掌打在她的脸颊上，让她才张开的嘴立时噤声。接着，一只靴子又补了一脚，若非莎拉蜷起身子护住自己，这一脚肯定结结实实地踢中她的肚子。

“闭嘴，闭上该死的嘴！”

她遵命。她闭上该死的嘴。莎拉后来才知道，打她的人是个名叫淫魔的爪牙。平地的居民给每一个爪牙都取了绰号。这个淫魔之所以叫淫魔，是因为他爱强暴人。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喜欢做这档子事，对他们来说像是游戏，但淫魔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来者不拒。如果可以，淫魔八成连风都可以强暴。

莎拉后来也逃不了进棚屋的命运——短暂、残暴，之后结束。但眼前，他的拳打脚踢反而让她的意识苏醒。对策开始成形，列出优先级。整体来说，活下去似乎是最迫切的，而闭上该死的嘴似乎是活下去的最佳方法。安静，她告诉自己。乖乖听话，尽量看，但不要让人发现。如果他们想杀你，无论如何都会动手的。

别提到宝宝。

棍棒出现了，又戳又捅地把他们赶进阳光里，这里是一个绿意盎然的地方。这片丰饶美景在嘲弄她，真是最残酷的玩笑。卡车停在某个像是等候区的地方，那里有好几幢低矮的水泥房子，盖着闪亮的铁

皮屋顶，整个地方让人感觉很诡异。离这个区域几百米之外是一栋破旧庞大的建筑，莎拉这辈子没见过像这样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个巨大的浴缸。在呈曲线形的墙上耸立着一排排的灯，高达百米。就在莎拉看着的时候，一辆和运送他们的车一样的银色半联结车开到了那栋建筑物下面。扛着来复枪的男子跟在车子旁边跑，他们身上裹着厚重的防护服，脸上罩着有铁丝网的面罩。卡车接近墙边之后，突然像陷到土里面似的——那里有个坡道，莎拉知道，那可以让车开进地下。一道大门开启，车子就不见了。

“低下头，不准说话。分成两排，女的在左边，男的在右边。”

在一间小屋里，她们被命令脱下衣服，把身上的旧衣服丢成一堆。现在她们赤身裸体站着，二十三个女人都条件反射般做着一模一样的自我保护动作：一手平伸掩住胸部，一手往下护住私处。三个穿制服的男子看着她们，身体晃啊晃的，时而毫不掩饰地色眯眯地盯着她们，时而又一脸嫌恶地大笑。地板上有沟，排水沟。沿着屋顶下边的墙上有一排没有遮掩的高窗，从那里射进一道道光。二十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默默地看着地板，大部分人都哭了，只要开口讲话，就违反了饶她们活命的默契。无论等在她们面前的是什么，似乎都只能慢慢等待。

接着，是水管。

水喷在她们身上，宛如一柱冰。水像是武器，像是挥舞的拳头。每个人都在惨叫，滑倒在地板上，跌成一团。控制水管的人面对这个壮观的场面自得其乐，高声欢呼，宛如骑上了飞驰快马的骑士。他先喷一个，然后再换一个，一排排喷着。他挥动水管，从脸到胸部再到更下面。水喷上女人们的身体，然后停了，接着又来了。根本无处可逃，无处可躲，只能忍耐。

水停了。

“全部站起来。”

她们又被带到外面，浑身赤裸，不停颤抖。水从她们的脸上滴下，从头发上滴下来。她们的皮肤因为被水浸湿而起皱。院落中央摆了一把羊毛椅，一名警卫站在椅子旁边，用磨刀的皮带懒洋洋地磨着

刀刃。又有四名警卫走过来，每个人手里都有个大塑料盆。

“穿上衣服。”

衣服被丢给她们——松松垮垮有抽绳腰带的裤子，长度及臀的长袖上衣，全都是用粗糙扎人的羊毛料制成，还飘着刺鼻的化学品气味。接着是各式各样的鞋子：运动鞋、塑料凉鞋、鞋底掉了的靴子。莎拉脚伸进一双皮革系带的鞋子里。

“你，到前面来。”

那人的刀指着莎拉。其他女人都从她身边让开——这简直是背叛，但是莎拉不怪她们，如果是别人，她自己很可能也会有相同的反应。她胸口沉甸甸的，揣着末日将近的感觉，走向那把椅子，坐下来。她用正面面对其他的女人。无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她都会先在她们的眼睛里看见。那人一把抓起她的头发，使劲拽着。一挥刀，一绺头发断了。他开始削掉她其余的头发，削得短短的，贴近头皮。他的动作毫无章法可言，简直像在树林里挥刀开路一样。莎拉的头发飘落在脚边，宛如一条条金色的缎带。

“去和其他人站在一起。”

她回到队伍里。摸摸头，指尖沾了血。她用指尖摸摸那血的质地。这是我的血，莎拉想，因为这是我的血，所以表示我还活着。又有一个女人坐到了椅子上。莎拉想，她是叫卡罗琳吧。她们在罗斯威尔营区的医务室曾经打过照面，她和莎拉一样也是护士，是个骨架很大的高大女孩，散发着健康、乐观与能干的气质。剃刀手开始动手时，她掩面哭泣。

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削掉头发。头发代表了很多意义，莎拉领悟到。顶着半秃的丑陋头颅，她们身上某些私密的东西被偷走了，她们变成一个无法分辨彼此的群体，像是畜栏里的一群牲畜。她饿得头晕眼花，不知道自己怎么有办法继续站着。她们全都粒米未进——这无疑是要她们乖乖听话，等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她们就会感谢掳走自己的人。

削发的工作完成之后，她们奉命穿过等候区，到另一间水泥房里进行某种称为“处理”的工作。她们在一张长桌前排成一列，长桌

后面坐着一名警卫，脸上挂着愤怒的表情，浑身散发出掌控一切的气息。每叫一个人上前，他就在夹板上换一张新的表格。

“名字？”

“莎拉·费雪。”

“年龄？”

“二十一。”

他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她。“你识字？”

“是的，我识字。”

“特殊技能？”

她迟疑了。“我会骑。”

“骑？”

“骑马。”

他微微翻了个白眼。“有没有其他有用的技能？”

“我不知道。”她努力想点保险的答案，“缝纫。”

他打了个哈欠，一口烂牙在嘴巴里歪歪扭扭的。他在夹板上草草写了几个字，撕下了下半页，然后从桌子底下的桶里拿出一条破毯子、一个铁盘、一个旧杯子和一把汤匙交给她，那张纸摆在上面。莎拉飞快地瞟了一眼——上面是她的名字，还有一串数字，“寝室二一六”，下面则是“生质燃料三”。字迹像小孩那样圆拙。

“下一个！”

一名警卫拉着她的手臂，带她穿过走廊，进到一扇关着门的房间里。一小间四四方方的房间里有一把椅子，莎拉以前没见过像这样的椅子：龟裂的红色皮革与金属构成令人望而生畏的装置，椅背后仰成四十五度角，在胸部、脚和手腕处都有可以绑缚的皮带。椅子上方，宛如挂在蛛网上垂降的蜘蛛脚似的，有一部闪闪发光的器械。警卫推她上前。

“坐上去。”

他用皮带缚住她的胸部，然后离开。不知从房间哪里传来了一阵声音，被厚墙压低了的声音，但音调很高，听起来很不妙。她或许是病了，一定是，如果这声音是从她肚子里发出来的话。她最后的一道

防卫崩溃了。她会乞求，会哀恳，她没有力气可以抵抗。

她后面的门打开来，有个身穿灰色罩袍的男人走进她的视野里。他的肚子有点圆，雾蒙蒙的眼镜架在鼻尖，浓密的眉毛宛如一对展开的翅膀。他的脸上带着亲切的表情，简直像个老爷爷。他也像长桌旁的那名警卫一样，拿着一个夹板。他抬起头，露出微笑。

“莎拉，对吧？”

她点点头，嘴里有胆汁的苦味。

“我是佛林医生。”他瞄着她身上的束带，摇摇头，皱起眉，“这些人都是白痴。我敢说你一定饿坏了，看看我们能不能把你从这里弄出去。”

她燃起一线希望，以为他打算放她走。但是看到他拉一条凳子到椅子旁，戴上橡胶手套，她才明白他指的并非她所想的。他把手放在她的下巴上，让她张开嘴。他看看她嘴里，然后在她面前竖起两根手指。

“眼睛看我的手指。”

她的目光跟着他的手指，看那两根手指做成“8”字形，然后又分开。接着，他测量她的脉搏，从罩袍口袋里掏出听诊器，听她的心跳。他坐直身体，注意力又转回夹板，镜片后面的眼睛眯了起来。

“你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吗？寄生虫？感染？盗汗？排尿困难？”
莎拉摇摇头。

“月经呢？”他勾着表格上的空格，“有任何问题吗？例如，出血过量。”

“没有。”

“这上面说你……”他翻着表格说，“二十一岁。没错吧？”

“没错。”

“怀孕过吗？”

她心里一揪。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

她摇摇头：“没有。”

就算他抓到她说谎，也没表现出来。他把夹板搁在腿上。“好吧，

如此看来你很健康。牙齿很棒，请容我这么说。不必做什么处理。”

她该说谢谢吗？在她脸部上方的那只“蜘蛛”还虎视眈眈，“射”下不怀好意的光芒。

“现在，我们想办法快点完成，免得耽搁你的时间。”

气氛瞬间改变。莎拉察觉到他的脸色迅速变得严肃起来，不仅如此，连房间里的空气都有了微妙的变化。医生开始用力踩着椅子底下的踏板，发出了叽叽嘎嘎的声音。然后医生靠近她的脸，放下一条“蜘蛛腿”，在那条腿末端，随着他踩踏板的节拍转动的是一个嗡嗡响的钻头。

“如果你不乱动，会简单一点。”

几分钟之后，她发现自己站在外面，怀里搂着仅有的几样东西。刚才她开始尖叫时，医生拿起皮束带让她咬着。她前臂内侧苍白的皮肤上被钻了一个小洞，并烙进了一个闪亮的金属牌，刻着她在表格上看到的那一串数字：94801。

“这是你现在的身份。”那医生取下印满她牙齿咬痕的皮束带时说。他脱下手套，走到水槽边洗手。“不管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你都已经不是那个人了。你现在是编号 94801 的平地人。”

那辆半联结车已经驶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后车厢被打开的半吨货车。莎拉看见驾驶室的门上用油漆写着“艾奥瓦国民警卫队”的字样——这是她所在之处的第一个标记。有名警卫打手势要莎拉上车，另一名警卫背靠着驾驶室，懒洋洋地转动着绑着皮带的棍子。有几个女人已经上车了，还有几个男人。大家都挤在长条椅上，眼前发生的一切让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惊骇莫名的表情。

莎拉在一个男人身边坐下。这人她认得，是个叫尤斯塔斯的年轻中尉，他是护送他们到罗斯威尔的军官之一。她坐到长条椅上时，他剃掉头发的头挨近莎拉。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他悄悄说。

莎拉还来不及回答，警卫就注意到了。“你，”那家伙用棍尖指着尤斯塔斯，咆哮说，“不准说话。”